文化景观视角下湖州太湖漾港的遗产价值识别与管理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eritage Values of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in Hu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韩　锋*　程安祺
HAN Feng*　CHENG Anqi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92)

文章编号：1000-0283(2024)09-0004-06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4. 09. 0004. 001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4-04-24
修回日期：2024-06-28

摘　要

位于太湖南岸的湖州太湖漾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水利工程与生态农业实践的杰出案例，孕育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江南水乡文明，是典型的持续演进的乡村景观。在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单一学科的价值解读方法和分类保护制度未能全面认识和可持续管理太湖漾港的多元价值。基于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关联互动视角，通过借鉴国际前沿的乡村景观价值认知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构建乡村景观遗产价值的识别框架与管理方法，识别太湖漾港的多元遗产价值和载体，并提出整体化、动态化和多方协同的可持续管理策略。

关键词

文化景观；乡村景观；湖州太湖漾港；遗产；价值；保护

Abstract

Located on the southern shore of Taihu Lake,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in Huzhou is an exemplary case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ecological farming practices, fostering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Jiangnan water towns, known for its fish and rice as well as silk production.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single-disciplinary value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nd separate-sector conservation systems have not been able to fully recognize and sustainably manage the multi-values of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Therefore, the study introduces international frontier theories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identifying rural landscape value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identifies the diverse heritage values and attributes of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and proposes integrated, dynamic, an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cultural landscape; rural landscape;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in Huzhou; heritage; value; conservation

湖州太湖漾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简称湖州漾港）承担灌溉、排水、防洪等多项功能，支持圩田生态农业生产，促进湖州地区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孕育了南太湖独特的人文历史[1]。当今传统漾港景观受到了现代城镇化与农业技术发展、经济产业转型等多方面的冲击，造成漾港水利系统的破坏、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衰退和历史村镇、景观审美特征的消失等问题[2-3]，亟需得到保护与管理。

然而，目前针对湖州漾港遗产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学科，如水利技术、农业技术、景观空间形态、经济产业、社会民俗与文化等，这限制了对其多维度价值的全面认知，也难以把握历史与当下影响漾港景观演变的自然与文化动因。此外，虽然近年来出现以景观或遗产视角对湖州漾港遗产价值进行整体解读的研究，但相关管理策略未能围绕遗产价值展开。一方面，遗产保护领域受当前遗产分类保护制度的影响，对湖州漾

韩　锋
1966年生／女／浙江上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副主席／IUCN WCPA世界保护区委员会专家／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风景名胜区规划、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

程安祺
1994年生／女／浙江湖州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风景名胜区规划

*通信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franhanf@qq.com

港的保护与利用以“孤岛式”的水利、圩田、历史遗迹等物质遗产和民俗活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等非物质遗产展开[2,4]，缺乏对整体景观要素关联性和景观依存的自然与文化环境的考虑。另一方面，景观规划领域提出的策略多关注功能、产业、空间规划设计，而缺少对社会与文化要素的考量[3,5]。不全面的价值识别和静态、“孤岛式”的管理策略使湖州溇港缺失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与动力。

因此，本研究引入文化景观理论对湖州溇港的遗产价值进行认知与管理。湖州溇港体现了人与自然长期的相互作用，是有机进化、持续演进的乡村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本质是将自然与文化作为整体，以动态、具体的文化视角解读景观的生成、形态和意义[6]，为湖州溇港乡村景观遗产价值的阐释与可持续管理提供了工具。本文通过引入国际前沿的乡村景观价值认知与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构建乡村景观遗产价值的识别框架与管理方法，对湖州溇港的遗产价值和载体进行识别，并提出基于自然文化互动关系的管理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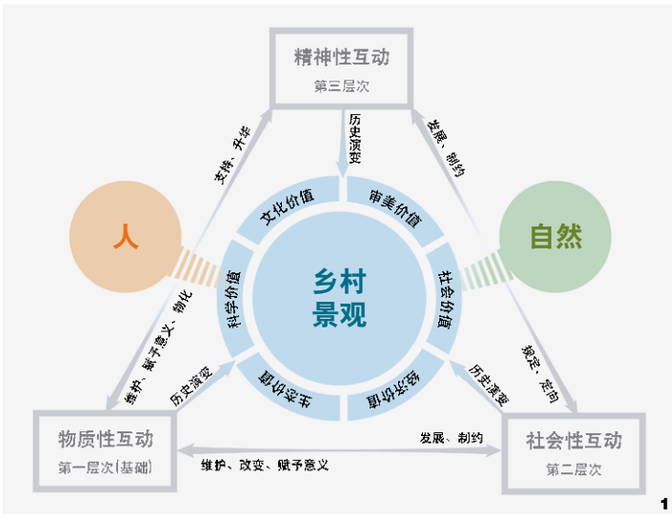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景观遗产价值及其载体识别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identification of values and attributes of rural landscape

1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乡村景观多元价值认知

ICOMOS《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简称《准则》）将乡村景观定义为“人类通过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狩猎和采矿等多种生产方式与自然互动而形成的陆地及水域，……，所有的乡村区域都具有人们和社区赋予的文化意义”。同时，《准则》指出所有乡村景观都具有遗产价值，涵盖“物质及非物质遗产”[7]。上述定义扭转了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对具有突出价值的“精英”遗产的关注[8]，通过文化景观的视角强调乡村景观的遗产价值包含于人类与自然持续演进的日常化的互动过程中。这种观点突显了乡村景观的两大关键特征：(1) 所有乡村区域都是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复合体；(2) 乡村景观具有有机进化、持续演进的特征，是不断变化的景观。

乡村景观包含的自然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与价值可以通过相互关联的、持续演进的物质性、社会性与精神性互动框架进行阐释[9]（图1）。

1.1 乡村景观人与自然的物质性互动关系

第一层次物质性的互动与人类为生存和发展对自然进行利用和改造的过程相关，其载体包括自然环境特征，因地制宜的聚落模式，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模式，生活、生产与生态的技术，科学与实践知识等。传统乡村可持续的生产性景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有重要的作用[10-11]。其中运用的传统生态知识与技术对气候和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具有科学价值[12]。例如哈尼梯田森林，聚居与梯田系统的空间结构保障粮食与能源生产，维持水土平衡与控制环境污染[13]。物质性的互动实践是乡村景观的基础，支持、发展或升华为社会性和精神性的价值。

1.2 乡村景观人与自然的社会性互动关系

乡村景观第二层次的价值为社会性互动价值，是人们对自然进行物质性利用的基础上随社会发展形成的价值，体现于社会活动、经济模式、社会组织关系、传统习俗等制度。乡村景观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是维系人地物质互动的关键，同时也是乡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贵州鲍家屯世代传承的“屯田”制度、维护乡村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岁修”制度，支持经济合作的“来会”制度共同维护了传统资源利用实践的延续[14]。社会性实践维护或改变物质性互动的过程与结果，并赋予其意义，同时促进或制约精神性的人地互动实践。

1.3 乡村景观人与自然的精神性互动关系

乡村景观的精神性价值是人类赋予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文化和审美意义，涵盖了自然崇拜、宗教崇拜、道德实践、场所记忆、自然审美、当地社区赋予景观的文化价值和含义等。乡村景观承载的文化内涵、场所认同与审美共鸣的是维护社区乡土性、凝聚力与自豪感的关键，也是社区支持乡村景观保护的基础[15-16]。例如对侗族村寨的研究发现，村寨内的标志性鼓楼、萨坛建筑和杉山溪田的自然环境对传统

图2 研究范围
Fig. 2 Study area

村落的地方认同建构作用显著[17]。精神性的互动规定了社会价值的发展方向，赋予物质性互动意义或将自身物化为物质性关联的形式和内容。

2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乡村景观管理方法

多层次演进的人地互动关系促进了乡村景观的有机进化，形成了多元的生态、科学、经济、社会、文化和审美价值，使得乡村成为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促进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交流、支持当地社区与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鉴于乡村景观是自然与文化融合、动态演进的复杂系统，对其的保护与利用需要基于遗产价值的认知，采用动态的管理办法，重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合作。

2.1 以遗产价值认知为基础

乡村景观的价值是规划、设计、保护、管理和监测的基础，同时可用于传播遗产信息和提高公众意识[8]。价值的认知需要整合多学科专业知识，汇集专家、民众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采用资源清单、制图等形式系统记录乡村景观的物理及文化特征，包括乡村景观现状、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及其历史演变、当前景观的变化及其动因和潜在威胁、涉及利益相关者等。其中，景观历史包含了物质、社会和精神的人地互动关系，这些关系支持了乡村景观的有机演进，为乡村景观的可持续管理提供了科学知识。

2.2 以动态方法制定管理策略

乡村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不能遵循传统静态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而应采用动态的方法。这是因为作为有机进化、持续演进的文化景观，乡村景观始终处在持续的和不可避免的变化过程之中。同时，乡村景观社区拥有生态文化权力，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应得到尊重。动态管理的核心是将保护对象从简单的自然或文化遗产转变为社会生态系统，综合考虑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持续演进的互动以及冲突关系，并基于景观的遗产价值和特征管理乡村景观“可接受的和适当的变化”，对不同特征的资源载体采用保护、修复、创新、适应性转变等不同策略[8]。

乡村景观的动态保护需要重视当地社区的合作与共识，尊重并调和历史与现代的需求。创新的动态管理策略包括通过引入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品牌化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等方式提供生产效益，建立景观社会网络维护生产关系与生活模式的可持续性等[12,18-19]。

2.3 以利益相关者多方协同作为保障

强化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对于识别遗产价值、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实现遗产的可持续治理至关重要[20]。乡村景观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了当地社区、专家、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个人与团体。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提供更多视角与信息，帮助制定更全面和具有可行性的保护策略，识别和解决价值冲突[21]。特别是当地社区的参与，有利于社区成员建立社会网络和从景观保护中获得收益，从而增强对乡村景观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提高保护活动的可持续性[22-23]。

3 湖州太湖溇港遗产价值及其载体识别

湖州太湖溇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位于湖州市，范围包括吴兴区、南太湖新区、南浔区和长兴县的溇港水系和周边环境（图2）。在遗产空间范围之外，湖州溇港的价值关联着更大区域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包括太湖流域与天目山脉的自然地理环境、江南地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在文化景观的视野

下，湖州漾港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利用的方式、人文社会的发展和精神审美的孕育是一个动态的、关联的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湖州漾港遗产的价值与载体系统（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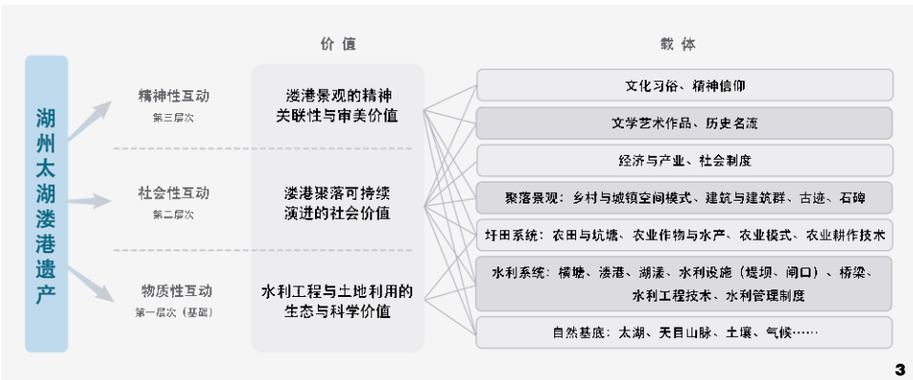

图3 文化景观视野下太湖漾港的遗产价值与载体系统
Fig. 3 Heritage values and attributes of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3.1 湖州太湖漾港遗产的自然基底

自然环境是湖州漾港诞生、发展的基础。湖州漾港位于华东天目山脉向太湖平原低洼地区过渡的太湖南岸，区域整体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虽然太湖湖泥是最具肥力的土壤之一，但太湖流域中心区域地貌为湖沼淤滩[24]，加之夏季多雨，且西南太湖上游来水发源自山地，源短流急，因此，该区域在丰水季有洪水泛滥的隐患，历史上水患频发，原始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与聚居。

3.2 水利工程与土地利用的生态与科学价值及其载体

湖州漾港水利体系化淤滩为良田，使太湖流域成为天下粮仓和丝绸之乡，是水利工程技术和生态土地利用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太湖地区先民对自然利用管理的生态智慧。湖州漾港的水利系统由水系、堤坝、桥梁、水利设施组成，在水资源调蓄上有两大主要作用：一是舒缓太湖上游来水和杭嘉湖平原涝水入太湖；二是灌溉漾港环绕的圩田。调蓄水位的功能通过入湖口斗门（水闸）的开关实现[22]，斗门开启，在干旱时可引太湖水进河道，洪涝时可排洪水于太湖。

为了减少河道淤塞，漾港建造时于入湖口设桥梁，利用桥墩“束水攻沙”，冲刷河口淤泥；同时，太湖南岸漾港的入湖口皆为东北朝向，避免冬季盛行的西北风将太湖淤泥吹入河道[1]。虽然采用上述巧思减少淤塞，但长期使用下漾港仍会发生淤堵、坍塌现象，需要人工疏浚和维护。由于工程庞大，在五代吴越开始，各朝统治政府设立官方机构与制定水利管理制度对漾港进行定期维护和水情观测[2]。民间亦形成水利资质组织，形成了与洪水防治、农业管理有关的特色民俗。管理所需经费来自财政拨款、民间捐款、以桑养河、以工代赈或受益田户分摊[25]。

圩田作物种植高低分治：临近漾港圩堤的土地最高，种植蔬菜；次高土地种植水稻；最低进行水产养殖；水塘、水田之间的田埂也被充分利用，种植桑树。田埂、堤岸上的桑树、柳树等植被起到巩固地基的作用[3]。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形成的“桑基鱼塘”和“桑基稻田”，是对洼地利用的一种生态循环的农业模式[26]。

3.3 漾港聚落可持续演进的社会价值及其载体

湖州漾港地区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纵横水网使得民众在这里安居乐业，形成了中国理想农耕生活的缩影和舟楫天下、市井繁华的水乡社会。除水利与农业种植的科学技术之外，漾港地区农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模式受到了人口迁移、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的影响。西晋与唐朝战乱引起的中原居民大量南迁造成了巨大的粮食需求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27]；各朝军事屯田的需求促进了漾港建设和圩田开垦[3]；由于桑基鱼塘的田赋较低，使得这种土地利用模式迅速在杭嘉湖地区圩田扩张[28]，这些综合因素促进湖州漾港地区形成了农桑经济和水产养殖水陆联动的农业经济，并促进了丝绸贸易、水上商贸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由于水路为主要交通，湖州漾港地区的聚落就水而居，多以漾港和桥梁之名命名。村落聚落沿横塘河、主要漾港分布，以带状拓展；河网密布区域形成“一村一田”的格局[3]。少数市镇早期为军事戍守职能，后随商贸发展逐渐变为商业聚落[1]。《嘉泰吴兴志》中提到湖州府的城市布局在水利规划方面和外围圩田有关[28]。

3.4 漾港景观的精神关联性与审美价值及其载体

改造后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足的社会生活促进了漾港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发展。漾港地区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包括古村镇、古桥、古寺与古建筑、水利遗迹，以及石刻桥联、古诗词、碑记等文学作品，哺育了诸多水利

专家和文化名流[1]。这些古迹遗产、文化遗存与溇港的水利和农业实践高度关联。此外，溇港聚落民众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也与当地主要产业息息相关。水稻耕种、桑蚕养殖、水产捕捞的实践促生了祭祀稻作、桑蚕、水神明的祭祀习俗和风土歌谣[1]。

自然基底、溇港水系、田野绿植、人文古迹和溇港地区的社会生活共同构成了溇港景观的审美特征。溇港水漾经纬分明，船行河上，圩田镶嵌其间，桑柳、稻田、湿地植物构成了立体的种植景观，加之溇港聚落、古迹遗存形成了太湖南岸地域特色的乡土景观，综合展示了湖州溇港的审美价值。

4 湖州太湖溇港的遗产价值管理策略

4.1 湖州太湖溇港的遗产价值保护现状与威胁因素

湖州溇港遗产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通过水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实践、聚落生活和社会文化体现。快速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行政调整等因素对遗产功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溇港水利系统经历了重大改造，包括新建大堤、扩宽溇港、填埋或封闭部分河道和涵闸，导致现存的溇港数量大幅减少[2-3]。目前仅遗存4条横塘、62条溇港以及12处大型湖漾。同时，溇港水域因太湖污染和过度捕捞面临水质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

在农业系统方面，溇港圩田的规模、数量以及乡村产业也发生巨变。新中国成立后湖州地区的圩田共经历4次大规模的联圩并圩整治运动，圩区面积大幅增大[4]。2000年后，湖州溇区的农业土地使用转向大面积的现代水产内塘养殖或转化为城市用地，桑田、稻田面积大幅减少[3]，桑蚕产业规模不断缩减。相较传统桑田、桑塘模式，现代化水产养殖虽然提高了经济收益，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更大破坏，也改变了传统溇港景观的视觉审美特征。

在聚落与社会文化方面，快速城镇化和交通方式的变革导致市镇聚落从沿河转移为沿主要道路扩张[3]，一些沿湖的溇港村落建筑群消失。此外，历史遗迹例如桥梁、庙宇、民居和古水闸等在高密度的现代城镇建设中仅以点状方式留存，其关联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已大为改变。另外，与农业、渔业、桑蚕养殖有关的传统习俗和精神信仰也逐渐退出了溇港居民的日常生活。

综上，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湖州溇港传统水利系统、农业生产与聚落发展的动力、模式与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而导致生态环境退化、景观风貌改变和传统文化习俗衰退。

4.2 湖州太湖溇港的遗产管理策略

基于对湖州溇港价值及其载体、发展历史、景观动态与威胁因素的分析，从自然与文化整体性和动态演进性的视角提出湖州溇港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策略。

4.2.1 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以文化景观整体性的视野对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自然与文化要素进行综合的保护、利用、解说和展示。整体性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强调多元价值的整体性，特别是社会文化要素对自然与物质资源的影响。管理湖州溇港的关键在于理解和利用内在的社会文化动因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例如，在保护与利用溇港的水系生态环境和水利功能时，不仅要关注物理空间本身，还需考虑社会组织、经济产业和历史文化变化的影响。在社会组织层面，历史上政府主导与民间合作的溇港维护组织和制度为溇港水系的长期运作提供了支持，当前需在现代行政制度框架下，探索与乡村社区合作的新型水系管理社会制度。在经济产业方面，可充分利用溇港水系恢复水上观光、水上市集等业态，在提高溇港水系经济效益的同时，恢复传统商业与文化活动。(2) 强调资源要素间的整体性，探索和保护构成溇港审美与文化特征的资源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对其进行整体保护。例如在制定古桥遗址的管理策略时，应综合保护和修复桥梁、岸线环境、植被和水生态环境等，同时充分展示和传播与桥梁建造相关的文化实践、仪式和传统知识。

4.2.2 动态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作为持续演进的文化景观，湖州溇港的保护与利用需要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这就要求管理者从遗产价值与资源的内在关联性出发，以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当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来管理各资源系统的变化。

例如通过创新产业引导恢复圩田的多层次农业结构，重建桑基鱼塘、桑基稻田等生态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是溇港地区生态循环中的一个环节，也是重要的经济产业。需要利用创新的产业发展，如丝绸纺织、时装设计、生态农业观光、遗产研学等，带动传统复合农业生产模式的恢复。

再如在城镇与乡村空间规划中传承传统聚落景观模式。虽然现代陆路交通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水运方式，但现代空间规划可以通过聚焦公共开放空间和景观系统，以水系为核心来恢复传统空间模式和社会活动，以复兴邻水而居的溇港水乡文化。

4.2.3 建立多方协同机制

遗产价值的识别、管理与传播都需要协

同利益相关者。在价值识别方面，以当地社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是湖州溇港乡村遗产价值的关键信息源。利用口述历史、参与式制图等方法可以加强对本土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了解，挖掘居民对湖州溇港的理解，有利于动态补充湖州溇港的遗产价值和为湖州溇港的管理和保护提供基础数据。在遗产管理方面，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能充分识别和解决不同群体间的价值冲突，确保决策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在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传播方面，可以组织各类活动和工作坊，包括传统工艺复兴、农业技术培训、民俗文化学习等，以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传统聚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特别是作为溇港建造者和守护者的当地社区，活态的遗产保护应鼓励他们从传统知识、管理体系和维护实践中收益[29]。

5 结语

基于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视角无法全面地认知和可持续管理湖州溇港的多元遗产价值，本文引入了文化景观视角，构建了基于自然与文化物质、社会和精神互动关系的乡村景观价值认知框架，识别湖州溇港多层次、相互关联的水利工程与土地利用的生态与科学价值、溇港聚居可持续演进的社会价值和溇港景观的精神关联性与审美价值及其载体。通过分析湖州溇港的遗产价值及其载体的保护现状和威胁因素，本文提出了整体性、动态性与多方协同的保护策略，强调了整体保护价值要素和资源载体，动态管理价值及其载体的变化，以及协同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识别、管理与传播。本文构建的乡村景观价值识别与管理方法弥合了自然与文化保护的鸿沟，综合多学科专业，通过认知与管理价值及其载体的内在联系和动态变化，使得自然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在景观演进中得以延续，从而保障了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对广大乡村区域的保护和振兴具有启示作用。LAJ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1] 吴兴区水利局. 吴兴溇港文化史[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

[2] 邓俊, 谭徐明, 李云鹏. 太湖港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23, 8(3): 13-20.

[3] 王晴. 环太湖溇港圩田传统景观体系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22.

[4] 湖州市水利局,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研究中心. 太湖溇港遗产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Z/OL]. [2024-04-15]. https://custom.huzhou.gov.cn/DFS/file/2022/07/26/202207260914468102qm2si.pdf

[5] 金瑛迪. 湖州溇港圩田复合空间体系及其对时代需求适应性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9.

[6] 韩锋. 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及其国际新动向[J]. 中国园林, 2007(11): 18-21.

[7] ICOMOS. Principles Concerning Rural Landscapes as Heritage[EB/OL]. (2017-07-30)[2024-05-12]. https://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GA2017_6-3-1_RuralLandscapesPrinciples_EN_adopted-15122017.pdf

[8] SCAZZOSI L. Rural Landscape as Heritage: Reasons for and Implications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Rural Landscapes as Heritage ICOMOS-IFLA 2017[J]. Built Heritage, 2018, 2(3): 39-52.

[9] 徐青. 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98-99.

[10] ANTROP M. Why Landscapes of the Past are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5, 70(1): 21-34.

[11] ASSANDRI G, BOGLIANI G, PEDRINI P, et.al. Beautiful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Promote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8, 256: 200-210.

[12] 珍妮·列依, 韩锋. 乡村景观[J]. 中国园林, 2012(05): 19-21.

[13] 角媛梅, 程国栋, 肖笃宁. 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及其保护研究[J]. 地理研究, 2002(6): 733-741.

[14] 李婧, 韩锋. 贵州鲍家屯喀斯特水利坝田景观的传统生态智慧[J]. 风景园林, 2017(11): 93-98.

[15] WALKER A J, RYAN R L. Place Attachment and Landscape Preservation in Rural New England: A Maine Case Stud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8, 86(2): 141-152.

[16] 李婧, 韩锋, 朱怡晨, 等. 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的可持续旅游——以武陵源龙尾巴村介入式示范为例[C]//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22年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3: 585-591.

[17] 杨立国, 刘沛林, 林琳.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以侗族村寨为例[J]. 地理科学, 2015, 35(5): 593-598.

[18] SWAFFIELD S, CORRY R, OPDAM P, et.al. Connecting Business with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9, 28(7): 1357-1369.

[19] 郭晓彤, 韩锋. 文化景观视角下乡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协同研究——意大利皮埃蒙特遗产地的启示[J]. 风景园林, 2021, 28(2): 116-120.

[20] PINTO-CORREIA T, GUSTAVSSON R, PIRNAT J.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entrally Defined Policies and Local Decisions: Towards More Sensitive and Creative Rural Landscape Management[J]. Landscape Ecology, 2006, 21: 333-346.

[21] LIU H, MARTENS P.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for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spiration for Rural Area's Sustainability in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3, 15(22): 15934.

[22] MOORE M, TOWNSEND M, OLDROYD J. Linking Human and Ecosystem Health: The Benefit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Conservation Groups[J]. EcoHealth, 2006, 3: 255-261.

[23] RASOOLIMANESH S M, JAAFAR 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Program in Rural World Heritage Sites[M/OL]// BUTOWSKI L. Tourism-from Empirical Research Toward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techOpen (2016). [2024-05-12]1-14. https:// www.intechopen.com/books/5140

[24] 陈中原, 洪雪晴, 李山, 等. 太湖地区环境考古[J]. 地理学报, 1997(2): 37-43.

[25] 周晴. 河网、湿地与蚕桑——嘉湖平原生态史研究(9-17世纪)[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2.

[26] 李长健. 湖州桑基鱼塘景观形态特征分析与保护利用策略研究[D]. 杭州: 浙江农林大学, 2020.

[27] 周尚意, 洪睿哲, 黄一村. 地理视角在小城镇历史文化遗产区定位中的重要性研究——以湖州溇港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0, 38(3): 5-11.

[28] 侯晓蕾, 郭巍. 圩田景观研究形态、功能及影响探讨[J]. 风景园林, 2015(6): 123-128.

[29] TAYLOR K. New Lives, New Landscapes. Landscape, Heritage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Whose Cultural Values?[J]. Built Heritage, 2019, 3: 50-63.